

柏林建城七百五十週年與東、西方關係

蘇秀法

今（一九八七）年是柏林建城七百五十週年，東、西柏林為熱烈慶祝，花費不貲，西柏林的慶祝預算是七千五百三十萬西德馬克，東柏林的預算則高達十億東德馬克。由於德意志帝國時代重要歷史紀念物大部份都在東柏林，東德政權將之日夜重建趕修，以向世界各國人士號召，東柏林官方慶祝大典雖遲至十月二十三日舉行，但早在今年元旦即由東德國家交響樂團的一場音樂晚會展開序幕；西柏林的揭幕慶典於四月三十日舉行，五至十月的六個月慶祝活動也多彩多姿，尤以法國總統密特朗、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及美國總統雷根分別親臨西柏林祝賀，更加提升了西柏林的國際聲望。

在兩個柏林熱烈爭相慶祝建城活動之中，西柏林主政市長迪普根邀請東德國家主席何內克（Erich Honecker）前來西柏林參加揭幕慶典遭到拒絕，何內克及東柏林市長拉克也曾分別東邀迪普根前往東柏林參加東德「國家慶祝」也被婉謝。

儘管何內克拒絕迪普根的邀請，但仍照原計劃於九月五至十一日前來西德訪問，西德雖說東德不是外國，何內克西德之行是「工作訪問」，而非「國務訪問」，但却以接待外國元首禮節隆重歡迎，西德總理柯爾宣稱，聯邦政府仍堅持德國的統一，但何內克一再說出兩個德國對歐洲和平都有責任，又說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兩種迥異的制度，猶如水與火之不能相容，否認德國統一之可能性，但何內克之訪問西德，却是兩德關係邁出歷史的第一步，其對東、西方關係的影響，自在不言。

今天世界上唯一的納粹戰犯希特勒的副總理赫斯，於八月十七日在被囚四十年的西柏林英國區史班道監獄逝世，年九十三歲，也是柏林慶祝建城七百五十週年中的一件轟動大事。

東、西柏林彼此競爭

歷史上第一次出現有關柏林的記載是在一二三七年。當時的記載說，柏林是座落在斯普瑞（Spree）河畔的城市，由於特別優越的地理位置，商業欣欣向榮。^①

今年是柏林建城七百五十週年。西柏林編列的慶祝預算是七千五百三十萬馬克，約合美金四千二百萬元，^②在慶祝的籌備工作上也獲得波昂聯邦政府精神和物質的雙重支持，同時，邀請到法國總統密特朗、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和美國總統雷根分別以特別貴賓身份先後蒞臨西柏林祝賀。法、英、美三個保護國元首之親來柏林，足見這個圍牆城市在今天東、西方關係上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性。

東柏林更以高於西柏林的預算——十億東德馬克積極推動慶祝活動。爲了吸引西方遊客，東柏林特別在二月二十七日的先鋒論壇報國際版上，刊登兩頁廣告，介紹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柏林市長克拉克（Erhard Krack）在廣告文中強調，東柏林擁有享譽國際的建築、世界藝術寶藏、豐富的音樂戲劇生活。據估計，全年將有數以百萬計的觀光客從世界各地湧向東柏林。^③早在兩年半之前，兩個敵對的柏林，在猜疑和競爭的心態下，開始爲慶典進行籌備工作。

圍牆兩邊的柏林當局，在慶祝活動上，似有爭取普魯士帝國繼承者的氣勢，處心積慮，希望一舉超越對方。由於兩邊當權者野心和意識形態的不同，及其實施的社會制度之差異，以致在慶祝方式上，以及可能收到的效果上，自然就完全不一樣了。

東柏林計劃的慶祝節目多達千項以上，重要的包括來自三十個國家和東德全境的音樂演奏和戲劇表演、大規模遊行、一百二十項展覽、多種體育運動比賽、歷史的民俗市場、舞會等，並動員各型古老的交通工具作爲運輸觀光客遊覽的點綴。^④

東柏林慶祝建城七百五十週年的國家大典儀式於十月二十三日舉行，由東德國家主席何內克主持，這是慶祝活動的高潮。但東柏林的慶祝序幕，早已於今年元旦由東德國家交響樂團一場盛大的音樂晚會揭開。爲了強調慶祝活動的背景，特別將重要的歷史古蹟重建，美侖美奐的華廈也在趕工中完成，並向世界各地發動大量的「請柬」攻勢。東德官員們說：請看看我們！我們是平凡的，我們是個有歷史的國家，而西柏林，就祇有西柏林人而已！

註①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eb. 27, 1987, p. 8.

註② *Berliner Morgen Post & Der Tagesspiel*, Aug. 20, 1987, pp. 2, 4, & pp. 2, 3, 4.

註③ *IHT*, Feb. 27, 1987, p. 8.

註④ *Ibid.*

最近兩年來，東柏林當局爲了趕在慶祝大典前將各種新增的和整理的建築物如期完工，每星期一早晨，一列列的專用火車和汽車車隊，從東德各地將三萬名建築工人運到東柏林加班，因之東德其他城市的工程建設多告停頓。

西柏林的慶祝節目也深富吸引力，但不能和東柏林捨命趕工，強制限期完成的場面相比。首先，西柏林缺乏德國重要歷史性建築物，所有昔日德意志帝國時代的歷史建築，如布蘭登堡門 (Brandenburger Tor)、腓特烈廣場 (Forum Friedricanu)、洪堡大學 (Humboldt Universität)、前國家博物館 (Leughaus) 等都在柏林圍牆的東邊。

西柏林的慶祝建城大典於四月三十日舉行，西德總統魏效塞格 (Richard von Weizsäcker)、總理柯爾、內閣各部部长、參院衆院兩院議長、駐波昂各國使節 (蘇聯及東歐集團未參加) 西德各邦邦總理和邦議長齊集柏林，連同前來祝賀的各國人士總數達四千五百人，場面盛大。一般慶祝活動主要排在五和十月之間。八月三十日西柏林施放歐洲最大的夜間煙火；施放地點爲美軍敦卜荷夫 (Tempelhof) 機場，那是西柏林唯一高地，節慶籌備委員說，這樣可以讓東柏林的德國人也有欣賞這個盛大煙火的機會。其他重要活動有容納兩萬五千人的露天劇場，以及前帝國議會大廈前共和廣場上的馬戲團表演、有來自世界著名的芭蕾舞團、交響樂團、搖滾樂團、歌劇演出等，特別是在納粹德國蓋世太保柏林總部舊址於七月中旬展出當年希特勒秘密警察暴行的照片圖表，令人觸目驚心！

西柏林市轄下的十二個行政區也分別有各自的特別慶祝節目。

西柏林慶祝柏林建城七百五十週年紀念，旨在強調文化和政治的多元化，啓發自發性的趣味，倡導重商主義和展耀富裕生活，這一切都在配合西柏林多姿多采的現代化生活，表示西柏林是屬於西方世界的城市。

而東柏林則是藉慶祝建城七百五十週年的機會，以求達到長期而明確的政治目標，包括國際間事實上承認東柏林是東德的首都，以及國際間承認東德和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一樣，是個永久國家，這兩個目標都會由何內克在東德官方刊行的慶祝指南小冊上特別予以強調。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西德人仍認爲柏林是某種形式的首都。柏林一位名出版家提醒德國人注意說：「柏林在任何意義上都是德國的首都。十八世紀時是啓蒙時期的首都，十九世紀時是工業化的首都，二十世紀時是世界的藝術首都，自一九五〇年以來，柏林則是自由世界堅定意志的象徵。」^⑤

西柏林和東柏林當局都自稱爲「柏林」，含有代表整個柏林之意，在官方文件上一律不加「東」、「西」形容字樣。

迪普根、何內克互拒邀訪

在兩個柏林開始準備慶祝建城七百五十週年期間，西柏林市政市長迪普根接到東柏林來的兩封請柬，迪普根應否接受其中之一？或兩者都不接受？在當時是個非常棘手的問題，盟國和西德官員表示迪普根的決定可能影響柏林的未來地位，甚至可能涉及到西歐的安全。

第一個請柬來自東德國家主席何內克，他以東柏林慶祝籌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邀請迪普根參加十月二十三日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首都柏林（東柏林）舉行國家慶祝典禮；第二個請柬來自東柏林市長拉克克邀請迪普根出席在東柏林舉行的國際市長會議。迪普根曾就出席與否問題徵詢波昂聯邦政府和美、英、法三個西柏林保護國的意見。盟國則非常擔心迪普根的決定可能削弱業已保持戰後四十二年來的西柏林法律地位，^①迪普根個人渴望參加東柏林若干慶祝活動，但是，如果迪普根真的接受了何內克的邀請，可能被解釋為含有承認東柏林是東德首都的意味，而英、美、法三個盟國一直認為東柏林祇是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四強管制的區域。

現任總統魏茲塞格在其西柏林市政市長任內，雖曾至東德和何內克晤談，西德前總理施密特於一九八一年亦曾至東德作正式訪問，但兩件事都在柏林以外的地方舉行，未涉及到國家慶典問題。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在內的駐東德大使館雖都設在東柏林，但聲明祇是面對現實的一種權宜措施，並不牽涉到四強管制區的法律地位。

西柏林官方認為東柏林市長邀請迪普根出席國際市長會議一事涉及法律問題較少，但也隱含陷阱，迪普根接受柏林東區市長的邀請，不啻承認東柏林是一個具有本身權利行為的城市。

迪普根發覺自身已處於影響東、西雙方基本關係的潛在性風暴中心點，而柏林這個敏感的城市，又是任何事件都可能發生的地方，迪普根試探的問題，似乎不切實際。

西柏林建城七百五十週年慶祝大典於四月三十日在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早在半年之前，迪普根也曾以慶祝籌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東德何內克寄發請柬，直到四月上旬都沒有得到答覆，當時波昂即推測，何內克將不會接受邀請前來西柏林，但其訪問西德的決定則不會改變。即令何內克個人樂於參加慶祝，但可能為顧慮蘇聯的意見而作罷，因為西柏林慶祝大典儀式中，有聯邦總統魏茲塞格、聯邦總理柯爾、聯邦外交部長根舍在座，蘇聯認為何內克一旦坐在這些人身邊，等於承認西柏林是屬於西德聯邦

註① *Ibid.*, pp. 9 & 11.

領土的一部份。

果如波昂的推測，何內克終於四月十二日正式拒絕應邀參加西柏林慶祝典禮，拒絕的理由是引用迪普根一九八六年七月四日致西德聯邦各邦總理函件和「其他原因」作為藉口，迪普根在那封信中說，基於考慮四強柏林協定和東德的立場，聯邦各邦總理如果參加東柏林的「國家慶祝大典」，或類似「國家慶祝大典」的活動，都不適宜。^⑦

柏林議會反對黨社民黨黨團副主席表示，如果迪普根因何內克拒絕而也不出席東柏林國家慶典的話，那是缺乏遠見和不顧市民利益的做法。但柏林執政黨基民黨發言人則稱，何內克之不來西柏林和迪普根之是否去東柏林完全是兩回事，基民黨聯邦國會議員前任柏林內政部長盧梅爾(Heinrich Lummer)建議迪普根應婉謝參加，盧梅爾認為何內克的拒絕前來西柏林，顯然是考慮到柏林地位問題，此種地位問題，迪普根也應慎重三思。

經過長久考慮和一再諮商，迪普根五月六日正式婉謝東德國家主席兼共黨總書記何內克的邀請，不參加十月二十三日東德的國家慶典。迪普根並對外宣佈，這項邀請問題至此業已「終了」，但強調願繼續保持和東德對話和改善友鄰關係的立場。^⑧同時，美、英、法三國駐東德大使、西德駐東德代表以及其他北約國家軍事代表團代表，也不參加十月二十三日東德的國家慶典。北約國家祇有葡萄牙駐東德大使出席，因為他是現任外交代表團團長。^⑨東德國家通訊社報導，西柏林市政府和東柏林市政府雙方同意東柏林三個行政區 Mitt, Prenlauer, 及 Potsdam 和西柏林三個行政區 Wedding, Kreuzberg, 及 Lehndorf 的互訪計劃也告取消。東柏林 Pankower 行政區市長也中止和西柏林 Reinikondorf 行政區市長預定六日的會晤。從此，在建城慶祝期間，兩個柏林將沒有政治人物互相訪問。迪普根拒絕東柏林邀訪之後，柏林議會三個政黨——基民黨、自民黨和社民黨黨團主席表示也不出席十月二十三日東柏林國家慶典。

東德外交部發言人批評迪普根四月三十日在西柏林國際會議中心慶祝典禮中的演詞，含有中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企圖，波昂聯邦政府發言人則指責東德的批評「毫無根據」，並稱，波昂仍期待東德改善雙方關係的承諾將能次第實現。

法、英、美三國元首蒞臨西柏林

西柏林的三個保護國——美、英、法元首，分別親臨祝賀建城七百五十週年，使西柏林的慶祝活動增添了鮮明的光彩。

註⑦ *Berlinger Morgen Post*, April 4, 1987, p. 1.

註⑧ *Berlinger Morgen Post*, May 7, 1987, p. 1.

註⑨ *Ibid.*, Oct. 20, 1987, p. 3.

第一個前來祝賀的是法國總統密特朗。

密特朗於五月十一日飛抵柏林，西德總理柯爾自波昂登機陪同抵達。柯爾在柏林市政府大廳致詞時強調，密特朗總統訪問柏林，充分顯示法國和柏林之間的密切合作，令其感到遺憾的是未能將東、西柏林組成一個整體，進行慶祝活動。柯爾說，他繼續支持改善兩個德國之間以及柏林與環繞柏林區域之間的關係。不過，他聲明西德聯邦政府不能放棄其固有的立場。^⑩

密特朗這次帶給西柏林人的乙件珍貴禮物是柏林勝利女神圓柱上四個浮雕之一，女神圓柱是紀念一八六四至一八七一年德意志統一戰爭，柱上原有四個浮雕，其中一個曾遭遺失，後竟在巴黎的夏樂宮 (Palais Chailot) 發現，這次終能物歸原主。密特朗還參觀了柏林的法國中學，並至聯邦總統的柏林官邸拜會魏茲塞格，這是保護國元首親赴西德元首寓所拜會的第一次。^⑪

法國在西柏林駐軍二千五百人。密特朗在訪問期間，重申與美、英聯合防衛柏林的承諾。^⑫

第二個訪問西柏林的是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伊麗莎白女王五月二十六日偕夫婿愛丁堡公爵自倫敦飛抵柏林，當晚柏林主政市長施普根假夏露騰堡宮舉行歡迎晚宴，參加的德國政要及外國人士逾四百人。英國女王致詞時說：「願象徵今日歐洲分裂及德國分裂的柏林終有一天成為統一的象徵。」女王並追述歷史上德國腓特烈大帝曾是英國的堅定盟友；女王也重申英國防衛柏林的承諾。女王訪問柏林，次日在柏林奧林匹克運動場檢閱祝賀其生日的英軍儀隊，下午至柏林市中心庫福爾斯坦 (Kurfürstendamm) 大道步行，並和路人握手。返回英國之前，又赴聯邦總統柏林官邸晤魏茲塞格總統。英國在柏林駐軍共四千五百人。^⑬

美國總統雷根是第三個赴柏林祝賀的盟國元首。

雷根六月十二日飛抵柏林，在到達的前夕，柏林有一百二十個團體共約兩萬名羣衆舉行大規模反美示威，持續四個小時。西柏林當局部署了一萬名警察維持秩序，同時，西德聯邦政府也加派了一千名警員前來增援。這是柏林政府動員最大警力維護安全的措施。

雷根的祝賀訪問雖召致了大規模示威抗議，但也發表了一場最動人的講演。他在距離柏林圍牆僅咫尺之遙的十八世紀建築物布蘭登堡門附近的講臺上，向蘇聯領袖戈巴契夫呼籲說：總書記先生，如果你尋求和平，如果你為蘇聯也為東歐尋求繁榮，如果你主張開放，請你到布蘭登堡門來，打開這扇門，推倒柏林圍牆！雷根也仿照甘迺迪一九六三年六月在柏林的講演，在講詞中也

註⑩ *The Week in Germany*, May 15, 1987, p. 1.

註⑪ *Berliner Morgen Post & Der Tagesspiegel*, May 12, 1987, p. 1.

註⑫ *Financial Times*, May 12, 1987, p. 3.

註⑬ *The Guardian*, May 27, 1987, p. 1, *Berliner Morgen Post*, May 27, p. 1.

用一句德文說，無論到什麼地方，他都掛念著柏林。雷根又說，祇有布蘭登堡的大門緊閉，祇要是柏林圍牆的痕跡存在，那不僅是德國問題沒有解決，也是全人類的自由問題沒有解決。^⑭

美國駐柏林的部隊是一個旅的編制，共五千五百人。

雷根在柏林期間，也如英、法元首一樣禮貌地拜會了西德聯邦總統魏茲塞格。

赫斯之死

當前最著名的納粹領袖赫斯 (Rudolf Hess)，曾是希特勒的副總理，突於今年八月十七日下午四時十分在西柏林英國區史班道 (Spandau) 監獄逝世，成為柏林以及西德甚至世界的最大新聞，英軍發言人在第二天宣佈，年高九十三歲的赫斯是自殺身亡。

赫斯死時，正是西柏林建城七百五十週年慶祝活動的最高潮季節，也是西柏林在當年納粹秘密警察總部舊址公開舉行「恐怖展覽」期間。

自一九四七年起，赫斯在西柏林史班道監獄度過整整四十年又二十九天的漫長歲月，如果他在生前被特赦，就會在沒沒無聞中死去。

一九四六年紐倫堡大審時，蘇聯曾要求判赫斯死刑，近年來，蘇聯也數度否決有關方面基於人道理由釋放赫斯的要求。^⑮

根據英、美、法、蘇四強協議，赫斯遺體移交其住在南德的家屬，原決定下葬在巴伐利亞的伍恩斯德 (Wunsiedel) 家庭墓園，唯恐新納粹分子示威，才改葬在一秘密處所。^⑯赫斯逝世消息發佈後，史班道監獄門前曾有羣衆聚集圍觀，其中也有一些新納粹分子。

柏林政府發言人說，波昂聯邦政府、柏林政府及柏林盟軍當局曾基於人道立場，主張釋放赫斯，惜未成功，「這是赫斯個人生命的悲劇，終未能在其家人陪伴下辭世。」

赫斯多年來患有嚴重的心臟病，視力亦差，幾乎失明，他的半生歲月都在英國及西柏林的監獄中度过，美國前駐史班道戰犯監獄司令官布爾德 (Eugene K. Bird) 是赫斯生命最後幾年中唯一和他密談過的人。赫斯告訴他說，當年他飛到英國，希特勒

註⑭ The Times & The Financial Times, June 13, 1987, p. 1 & p. 6.

註⑮ 歐洲日報，民國七十六年八月廿五日，第四頁。

註⑯ IHT, Aug. 21, 1987, p. 3.

並不知情。¹⁷

赫斯自一九二〇年代納粹黨興起時，即成爲希特勒的狂熱信徒。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赫斯因「和平任務」神秘飛往英國，跳傘降落在蘇格蘭，消息轟動一時。也有人視赫斯此行是「有辱德國人尊嚴的叛國行爲」，¹⁸ 他的大膽冒險行動，注定了其終生監禁的命運。赫斯爲什麼要飛往英國？最廣爲流傳的一種說法，是他準備和英國協商德、英個別停火協定，如果成功，德意志第三帝國即可集中全部力量投入攻擊蘇聯的行動，但邱吉爾未予理會，將赫斯逮捕後囚禁在一座鐘樓之中，並禁止記者拍照。四十六年以來，赫斯祇能留在圍牆高聳而且發霉的監牢內。一九四六年，紐倫堡大審，赫斯被控以「危害人權及戰爭罪行」，審判法庭因其陰謀破壞世界和平及策劃侵略戰爭判決其終生監禁。¹⁹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赫斯和另六名戰犯被移送到西柏林史班道監獄。當時，年僅五十三歲的赫斯，可能尙未能想像「終生」一詞的可怕含義。在今天世界上，所謂終生監禁尙無超過二十年最多二十五年的例子。自從一九六六年九月三十日，其他兩名納粹戰犯史培爾 (Albert Speer) 及施勒克 (Baldur Von Schirach) 被釋後，監獄守衛稱之爲「第七號囚犯」的赫斯，即成爲這座建造於一八六〇—一八七八年可容六百人的普魯士軍事監獄中唯一囚犯，也是世界上一名花費最多的囚犯，史班道監獄每年爲赫斯支付的各项費用幾近美金兩百萬元。

赫斯在西柏林史班道監獄開始其與世隔絕的生活之後，祇准許其血緣最近的親屬每月探視一次，時間不得超過一小時。赫斯每星期可寫內容極短簡的信一封，但不得接觸任何有關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間的資料、報刊、書籍和影片。赫斯不僅是德國年齡最老的囚犯，也是世界上最孤獨的人。

多年以來，任何法律措施和入道呼籲都未能使赫斯在生命最後幾年中離開監獄，獲得自由。英國人說是蘇聯堅持繼續監禁赫斯，直至其死亡爲止。但赫斯之子不接受這個理由是決定其父親命運的唯一原因。他說「開啓監獄之鑰不在莫斯科而在倫敦」，又解釋他的說法是基於以下的事實：「赫斯檔案」被鎖在倫敦保險庫中，英國擬長期封鎖這些檔案直至公元二〇一七年，該檔案可以證明赫斯並非瘋狂的納粹政治人物，而是受了英國情報機構的欺騙。²⁰

英軍發言人宣佈赫斯死亡消息後，大眾傳播媒體報導這一座紅磚的史班道監獄將很快拆除，改建爲英軍及其家屬的娛樂中心和超級市場。曾有德國人建議將這座監獄改建爲紀念性建築物或改爲反戰博物館，或交給史班道區政府善加利用，但都未被盟軍

註① *Berliner Morgen Post*, Aug. 18, 1987, pp. 2, 4.

註② 歐洲日報，民國七十六年八月廿七日，第四頁。

註③ 歐洲日報，民國七十六年八月十八日。

註④ *Der Tagesspiegel*, Sept. 1st, 1987, p. 2.

當局接受。英軍當局的考慮是：如果保留這座監獄，將來可能成為同情赫斯的人或新納粹分子等極右派的「朝拜聖地」。^②很多柏林市民不同意這個觀點，因為柏林的新納粹分子人數寥寥無幾，如果真有所謂「朝拜聖地」，應是下葬赫斯的巴伐利亞伍恩斯德赫氏家族墓地。

何內克訪問西德

東德國家主席何內克本年九月五至十一日訪問西德五天，是兩個德國關係向歷史邁進的一大步。

西德雖不承認東德是一個外國，但在何內克訪問期間，到處飄揚著東德國旗；西德說何內克之來訪祇是「工作訪問」而非「國務訪問」，但又用對外國元首的禮節隆重接待，何內克並在柯爾總理府庭院中受到軍禮的歡迎。^③從西德接待的安排看，西德長期以來堅持的信念以及西德基本法上的一個條款，已不再受到重視了。

何內克訪問西德的行館是一般外國訪德元首下榻波昂鄰近的晶米吉城堡 (Schloss Gymnich)，其訪問西德四個邦時，乘坐西德總理及總統國外旅行時乘用的空軍波音707專機。

何內克這次西德之行是進行一項充滿象徵意義與懷舊情感的旅程。隨行人員超過二百人，其中新聞記者有一百四十人，官方代表團團員有東德共黨政治局委員主管經濟事務的米塔格 (Günter Mittag)、外貿部長拜爾 (Gehard Beil)，和外長費歇爾 (Oskar Fisher) 等人。^④

何內克訪問波昂的兩天中，與西德總理柯爾三度會談，參加會談者西德方面有外長根舍、經濟部長班格曼 (Martin Bangmann)；東德方面有共黨政治局委員米塔格、外長費歇爾。

東德宣稱，這次會談重點為國際性問題，如裁軍及和平等問題。何內克抵達波昂機場時即發表聲明，強調兩個德國在歐洲和平及解上都有責任，希望在波昂的會談能夠促進兩個德國之間的關係，使戰爭「永遠不在德國的土地上發生」。

西德方面首要討論的是兩個德國間關係以及改善人權問題，如簡化旅遊手續，減少義務兌換馬克數額和停止槍擊事件等。西德總理柯爾在會談之初，特別強調對人權的尊重，認為人權是「民主和自由的基本價值」。對於柏林圍牆，柯爾並未建議拆除，祇說「圍牆問題必須找出解決的途徑」。至於德國問題，柯爾說，西德聯邦政府仍堅決主張「國家統一」。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德國電訊第一臺新聞報導，一九八七年九月五日。

註④ *Berliner Morgen Post*, Aug. 11, 1987, p. 2.

西德總統魏效塞格九月七日以官式午宴款待何內克，何內克在午宴上指出「兩個德國必須在相互考慮和共同和平生存基礎上，彼此尊重，以視對方為主權國家。」

有些專家認為，在經過四十年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治理下，東、西德實已演化成兩個有如奧地利和西德那樣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家。

東德期盼何內克西德之行是一項國際性事件，並可以提升東德的國際形象。

柯爾歡迎何內克的宴會是在九月七日晚間舉行，西柏林市政市長迪普根和幾個邦的邦總理都被邀請與會，但何內克八日晚的答謝宴則無迪普根在座，據柏林政府發言人解釋，迪普根未被邀請的理由是：東德認為「西柏林是一獨立政治個體」的假設。

九月八日，東、西德環境及科學部長簽訂了有關科學技術及核能電廠輻射管制三項雙邊合作協定。

何內克訪問波昂之後，九月九日繼續訪問杜塞道夫(Düsseldorf)、伍珀達爾(Wuppertal)、埃森(Essen)，當晚飛往薩爾邦(Saarland)。次日訪問特里爾(Trier)和薩爾布魯根(Saarbrücken)後轉往其生地衛柏克琴鎮(Neukirchen-Wieskirchen)探視其目前唯一健在的親人——現年七十歲的胞妹，及祭掃父母之墓，這是屬於其私人的訪問節目。

何內克現年七十五歲，一九三五年離開薩爾邦，曾被關在納粹監獄中十年。最後一次回家探親是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德國分裂為二，何內克一直留在東德，現在藉訪問西德之便，才達到了却回鄉探視的心願。

何內克訪問西德的計劃，期待已久，但過去因受蘇聯及其他因素的阻礙，一再擱置。何內克認為德國統一是不可能的，因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與制度，猶如水火之不能相容。^②

何內克五天的西德訪問，能和西德領袖並駕齊驅，平等相待，一直是其多年夢寐以求的事。從外交觀點來說，何內克的西德之行是成功的。駐在東柏林的外交人員認為其結束歷史性的西德之行歸來，今後必須巧妙地繼續加強和西方接觸，同時也要設法恢復東歐集團盟邦的信心。

西德總理柯爾已接受何內克的訪問東德邀請，至於日期和行程，尚待另行安排。

(本文作者現為本中心研究員兼國際組副召集人)

註② 歐洲日報，民國七十六年九月十日。